

于右任的故事 (十三)

于凌波

牛夢周救胡景翼命

宋代理學，有濂、洛、關、閩四派，濂溪周敦頤、洛陽程顥、程頤、關中張載、閩中朱熹，又稱宋學五子。而近代的陝西學術思想，受關學影響甚大。關學在宋儒學派中自爲系統，張載以後，代有傳人，至明末益爲廣遠，如馬谿田、李二曲、李因篤、李雪木等是其著者，其行誼蔚爲當時社會之矩範，無論窮通顯晦之士，皆傾慕之，其講學授徒之流風遺澤，歷數百年而不泯。

關學不重視詞章考據，而以重名節、尚力行、戒浮華，以克己復禮爲立身極致。故關學門下，多踐履篤誠，質直好義之士。清末關學的代表人物是賀夫齋，繼賀夫齋薪傳的是藍田牛兆濂。

牛兆濂字夢周，號藍川，早年講學於三原正誼書院。張義安、劉守中、楊任天等從牛夢周就讀時，夢周年邁，義安日爲他浴身，可見師生情誼。入民國後，牛夢周回舊故里藍田，在四獻祠主持芸閣學社，陝西軍政人士多出夢周門下。

辛亥革命時，升允說甘軍巡防營陸洪濤、回軍馬安良部犯陝，清帝退位，南北議和，而西路

猶未罷兵。牛夢周乘一牛車，攜一老僕，往見升允，說以清祚告終，天命人心之所向，端在共和，兵連禍結，惟苦秦民。升允素尊重牛夢周，乃罷兵議和。

陝督陳樹藩也出於牛夢周門下，他俘了胡景翼後，殺之不忍，留下又不放心，他猶豫難決，想到去見牛夢周，看牛夢周意見如何。

西安距藍田有七十里路，快馬小半天即到，陳樹藩督軍帶着副官衛士，騎馬趕了七十里路，到藍田四獻祠，命人稟報：「陳督軍樹藩來見。」

胡筮僧被陳樹藩擄回西安的消息早已傳到藍田，牛夢周自然知道陳樹藩的來意，就在書齋接見了陳。牛夢周命坐，陳樹藩恭謹的坐在八仙桌——北方習用的大黑漆方桌的另一邊。老僕獻上茶來，陳督軍騎馬趕了七十里路，汗流浹背，口中燥渴，他接過茶杯一飲而盡，伸手想拿桌上的茶壺再斟一杯，牛夢周急忙伸手攔住他，緩緩的說：

「這個壺你動不得。」

他斟了一杯，又緩緩將茶壺放下。

陳樹藩喻意已不必再問。他飲了兩杯茶，起身恭謹的說：

「學生來給先生請安，沒別的事，學生這就回去了。」

牛夢周點頭：

「好，好，你回去吧！」

這一幕啞劇到此結束。

牛夢周一句：「這個壺你動不得。」救了胡景翼一命，陳樹藩回到西安，立即命人在督軍署北花園的角落，起了一幢土坯造的木樓，把胡景翼軟禁在樓上，樓下以武裝警衛守護，樓上人不准下樓。他又僞傳胡語，把時在胡幕中的老黨人景梅九也請到了西安，一併送上小樓，好像要他二人有個伴似的。

景梅九策劃稱奇人

景梅九名定成，是山西人，生於民國前三十年——光緒八年壬午，幼年讀書，過目不忘，文筆簡捷，有山西才子之稱。十七歲進學，十九歲省闈鄉試中式舉人，未久清廷停止科舉，學生東

渡日本留學成了一時風尚，梅九也於二十四歲那年負笈東瀛。

國父於光緒二十一年在東京創辦同盟會，山西籍留學生先後入會的有谷慎思、朱炳麟、景耀月和景梅九。谷慎思並任同盟會山西支部支部長，景梅九是評議長。

谷慎思、景梅九和景耀月三人合辦了一份刊物，名叫「晉聲」，並與西北幾省——山西、陝西、河北的同志組織「明明社」，以上三省人士要加入同盟會的，要經過明明社的審查和介紹。光緒卅二年于右任到東京，為創辦神州日報在日集股，明明社協助籌集到兩千多元股金，主要是景梅九策動的。

光緒卅四年景梅九回到北京，想有所活動，遇到了陝西井勿幕，二人志同道合，同往太原與同盟會同志計劃西北起義之事，並研商秦晉聯合的事。事後景梅九與井勿幕到西安，由井介紹入西安高等學堂任教習，以便與學政界人士聯絡。那時同盟會陝西分會會長是李仲特，而井勿幕實為核心人物，他們在富平會館設了一所健全學校，胡景翼入健全肄業，雖年未二十，已嶄露頭角。景梅九在校授課，他二人有師生之誼。

景梅九在西安兩年，以陝西革命事業頗有進展，於宣統二年離陝東渡日本，和宋教仁、趙世鈺、陳嘉鼎商議中央革命策略，然後景梅九到北京創辦國風報和國光新聞，鼓吹革命。

辛亥武昌起義，袁世凱出任總理大臣，他挾民黨以脅迫清廷，再挾北洋新軍以脅迫民黨，玩兩面手法，以達其竊取政權目的。而景梅九的國

風報上，却天天登載各地起義獨立的消息，並刻意渲染革命軍的戰績。國父返國抵滬上海，國風報更是大登其熱烈情況，給革命軍打氣。袁世凱對他無可奈何。

民國成立，在北京成立參眾兩院，景梅九由山西選為眾議員，他與參議院議員田梓琴又合辦了一份國光新報，對袁政府的缺失，時加指斥，曾有子彈自窗外射入國光新報社內，景梅九依然不屈。

民國四年袁世凱醞釀帝制，陝西民黨同志在渭水之北招兵買馬，準備起義，景梅九這時趕到渭北。到民國五年，李岐山（鳴鳳）、曹俊夫（世英）、井松生（岳秀），以及郭方剛（堅）、焦子靜、楊九娃（虎城）紛紛起兵，則景梅九諸黨人，實有幕後策劃運籌之功。前文提及胡景翼在富平活捉陸承武，幕中有一位策劃的奇人，其實也就是景梅九。

胡景翼赴渭南固市招撫降將，受騙被俘，梅九也正在胡幕。陳樹藩假傳胡語，把景梅九也騙到西安，與胡景翼同軟禁在一幢小樓上，把一個馳騁沙場的英雄，和一個駢馳不羈的名士，共裝在一個鴿子籠裏，可真應了西北人的一句俗話：「老黃牛掉在井裏——有力無處使。」

陳樹藩對他二人真够「優待」，關照廚下，天天大魚大肉、紅燒蹄膀、雪白的大饅頭送到樓上，外帶上好的鴉片烟；兩年多優待的結果，把一個年方三十，身手矯健的胡景翼，優待成體重五百磅的大胖子；而景梅九對鴉片烟也變成「不可一日無此君」的癮君子了——此是後話，以後

再說。

李東材殺害井勿幕

陝西辛亥起義，西安光復之時，井勿幕在渭北聯絡同志，未及趕回。辛亥九月初四日到西安，同志要推他為大統領，他辭謝，以經營北路自任。他即在渭北號召同志，組織成軍，駐節三原，經營北路。大統領府成立，任井勿幕為北路招討使。時山西同志景梅九、李岐山於九月七日在晉南起義，以實力不支，向井勿幕告急；勿幕與山西同志有聯合起義之約，乃率軍渡（黃）河，連下晉西南多縣，三晉革命聲勢為之復振。未久升允率甘軍東下，陷醴泉、乾州等縣，逼近咸陽，張鳳翹時在渭南整師，急電東路張鈞西返，以救咸陽，勿幕亦轉旆而西，兵援醴泉，擊退甘軍。民國元年一月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，孫大總統任井勿幕為中央稽勳局副局長，勿幕以陝事未了，辭未赴任。三月國父辭臨時大總統職，勿幕亦本功成不居之義，遣散所部，僅留數百人赴陝北黃龍山開墾。八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，勿幕在陝整理黨務，完成同志間參加參、眾兩院選舉，遂出關遠遊。

民國四年討袁護法軍興，勿幕奉國父命赴滇，與熊克武由滇入川，熊任護國招討軍總司令，勿幕任總參謀長，轉戰川南。

民國五年陳樹藩繼陸建章督陝，依附北洋，壓迫民軍，排斥黨人，關中同志掀起倒陳運動，咸盼勿幕回陝領導。時黎元洪倡軍民分治，任李印泉為陝西省長，勿幕應李氏請，回陝屈就關中

道尹，虛與陳樹藩委蛇，以便暗中主持。民國六年段祺瑞與國會齟齬，嗾使附己之督軍組督軍團脅散國會；陳樹藩也是督軍團的一分子，並以武力逼取李印泉省長印信，置兵守李門，形同軟禁，稱井勿幕：「李去官，先生如在虎穴，惟以讀書鞫處，然未嘗不與同志太息言革命事也。」惟暗中仍與各起義同志保持聯絡，發蹤指使，陳樹藩並未察覺。

民國六年，西南軍政府靖國聯軍本有援陝聲言，七年，熊克武在四川驅川督劉存厚而取代其位，勿幕密遣人由熊克武轉請唐繼堯，飭川、滇、黔各軍援陝。是年九月，葉荃率滇軍由甘入陝，先至鳳翔；王安瀾由鄂西北上拔安康、南鄭；呂超則出川北向陝南，靖國軍聲勢復盛。陳樹藩欲為緩兵之計，商請勿幕以調人名義赴三原，以陝人治陝為詭詞，騙誘民軍媾和；勿幕佯示不願離省，而陳氏促之愈力，勿幕乃偕同彭仲翔離開西安，同到三原。

井勿幕抵達三原靖國軍總司令部，全軍振奮，于右任更為欣喜，他們是革命陣營中的老同志，肝膽相照，友情素篤。而井勿幕到三原的時候，正是胡景翼受騙被俘，張鈞在南路督戰，軍中沒有個大將領指揮的時候，于右任請井勿幕擔任全軍總指揮，以彭仲翔任軍務處處長。

這時是七年的九月底，滇軍葉荃部已抵鳳翔，于右任派勿幕赴西路歡迎勞軍，並商議共同作戰計劃。勿幕在鳳翔停留經旬，擬議葉部北移，駐紮耀縣，勿幕返三原。十一月，勿幕率董振五

、岳維峻兩支隊攻興平，城將攻下，陳部營長李東材求見勿幕，詐稱全營官兵願加入靖國軍，請井到駐地為全營官兵講話；井勿幕不疑有他，隨李東材到興平縣西南仁村，李將勿幕騙入一座土窰洞內，將之殺害，這是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事，勿幕死年三十一歲。

井岳秀為弟報大仇

李東材殺害井勿幕，割下首級，親送到陳樹藩處請功；沒想到陳督軍頓足大罵，指着李東材說：「井先生陝西人望，首義元勳，你怎可將之殺害？這一來，陝西沒有你立足之地了，你趕快走吧！」

他給了李東材一筆鉅額的金錢，李東材攜帶着妻妾財貨，遠走武漢，躲在租界裏過其寓公生活。

井勿幕兄井岳秀（崧生），時任陝北鎮守使，駐防榆林，聞勿幕遇害，誓為報仇，偵騎遍各省，數月後終將李東材緝獲，繫至塞北——榆林，位在陝、綏交界，地近伊克昭盟旗。井岳秀殺李剖心以祭勿幕，于右任有詩詠其事：

羞為榆塞劍心祭，忍讀餘杭誌墓文，何以報君雙眼淚，哭聲直上帝天聞。井勿幕墓誌文為章炳麟所撰，故于詩道及。當時陳樹藩斥罵李東材，其實內心竊喜，他假做好人，以檀香木盒裝勿幕首級送到三原。靖

國軍全軍沮喪，最傷心的仍是于右任，在他的詩集中，時有懷念、哀悼勿幕的作品，摘錄數首，以見兩位革命偉人的交誼。

酒後有懷井勿幕王麟生程搏九

重來話舊倍銷魂，塵起秋風漬淚痕，欲寄纏綿無好信，不堪惆悵又黃昏，迎階花放思君子，未老途窮念故園，愁到聞鷓天亦醉，蒼髯如戟看中原。上詩寫於民國三年，于右任豪氣干雲。勿幕遇害後，他弔之以詩：

十日纔歸先軫元，英雄遺憾復何言，渡河有恨收羣賊，殉國無名哭九原，秋興詩存難和韻，南仁村遠莫招魂，還期破敵收功日，特起邱山擬宋園。民國八年，于右任還有一首：

家祭後出城有懷勿幕

雲暗關門問道回，戎衣墨經鬢雙摧，何堪野祭還家祭，不獨人哀亦自哀，桴鼓經年空涕淚，河山四戰一徘徊，東征大業誰與共，喚得英靈去復來。當時靖國軍秘書長李元鼎有哀勿幕詩曰：獵獵寒風拂曉營，赤光芒角見沉星，英雄末路逢妖孽，事業中興見欽彭。臨難定知心不死，歸元忍睹面如生，遺詩馬革憑誰報，搶天呼地淚滿纓。井勿幕文武兼資，人中龍鳳，幽居西安時寫有「秋興」八首，全詩如下：

- (一) 落葉鳴秋霜滿林，河山四戰氣蕭森，白旗冉冉摩天漢，玄鳥飛飛戀歲陰，因果能收瓜李種，恩仇不解虎狼心，征夫莫問寒衣就，腸斷西風野戍砧。
- (二) 黃金臺上隼旗斜，新令中央集國華，永憶三千稱上客，休驚八月泛仙槎，清絲夜半隨悲管，戍鼓天邊入暮笳，莫笑他年舊賓侶，風前猶作傲霜花。
- (三) 獨上高樓送落暉，東方月出轉熹微，只言明鏡桂初發，無那勁風雲還飛，白帝佳兵愁往事，嫦娥竊藥恐心違，持梁躍馬已應足，淮水湯湯淮土肥。
- (四) 長安睹郡一先碁，得失分明動客悲，冀北秋空無馬日，中原月朗獲梟時，白衣未送先生老，翠羽還爭五霸馳，只有夷齊能採蕨，古來忠孝耐人思。
- (五) 誰憐愚叟苦移山，梅嶺崔嵬戰伐間，尚有衣冠存異地，何無羽葆入天關，清流已做黃流侶，入國猶為去國顏，太息秋風真冷落，朝朝催盡鬢毛斑。
- (六) 知在峨嵋最上頭，長江東去萬方秋，國容定許羣魔息，天意應憐萬姓愁，壯士霜前飛鵞筆，樓船日下泛輕鷗，漢家自古偏安地，莫守汜江棄九州。
- (七) 龍戰玄黃未奏功，英雄處處悼歌中，九關虎豹千山雪，四海幡幢萬里風，

朝市翻成血碧，江山盡是火旗紅，奸雄未盡英雄少，歲晚風悲馬上翁。

(八) 天設終南巨扉迤，山陰可有小塘坡，頻年苦奏南冠曲，萬里情殷越鳥枝。

羽檄曾傳三令下，文章應許北山移，深林未遂平生志，獨臥吟成草露垂。

以上八詩，第一首詠陝事，第二首詠新國會，第三首詠段祺瑞，第四首詠徐世昌，第五首詠國父，第六首詠蜀事，第七首自註國殤二字，第八首無註。

北洋軍團大舉進攻

在許多有關靖國軍的記載中，常提到「抗六省之兵」這句話。所謂「六省」之兵，是那六省呢？是陝西、河南、安徽、山西、甘肅及東北的奉軍。

陝西自然是陳樹藩的基本隊伍，河南的鎮嵩軍是民國七年二月入陝的，以後西南軍政府派遣靖國軍分道援陝，陳樹藩大為震恐，不斷向北京政府求援，北京政府乃陽託和議，却潛令各省派兵入陝援陳，第一支入陝助陳的是奉軍許蘭洲師。

許蘭洲原任黑龍江幫辦軍務兼陸軍第一師師長，六年六月，他迫走黑龍江督軍畢桂芳，自稱督軍，八月被北京政府解除兵權，調將軍府將軍，至是北京政府令其率奉軍一師入陝助陳，七年六月中入陝，駐防省西路。

繼奉軍入陝的，是直軍第四混成旅張錫元部

，辛亥起義時，張錫元在河南新軍應龍翔旅任標統，現在帶了一個混成旅入陝，有五千餘人駐紮渭南。

以下是駐防安徽的直軍第十五混成旅管金聚部，率五千餘人駐寶鷄。

再次是甘軍孔繁錦、陸洪濤兩部萬餘人駐郿縣、隴縣及鳳翔。

最後是晉軍三千餘人，由晉南渡河入陝，駐黃河岸的韓城、郃陽。

以上各部，再加上陳樹藩的陝軍和劉鎮華的鎮嵩軍，號稱十萬，實際上約為六萬多人。

各路援軍先後到達，在人數上超過靖國軍一倍以上，裝備上更是靖國軍望塵莫及，陳樹藩像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似的，心情篤定，命參謀長草擬作戰計劃，打算東西兩路分別出擊，將靖國軍一舉消滅。

圍魏救趙董振五殉難

當民國七年十二月，鎮嵩軍攻整屋，張鈞、樊鍾秀被圍時，戰事持續日久，張鈞向三原告急，于總司令以圍魏救趙之計，派出董振五、鄧寶珊、馮毓東、楊虎城四個支隊西攻武功，以救整屋。

武功在西安以西百餘里，向南距整屋五十里，靖國軍攻武功，如鎮嵩軍回師救援，則整屋之圍自解，惟董振五等圍武功一時無功，鎮嵩軍在整屋仍繼續猛攻，董振五在武功戰事膠着；接着奉軍許蘭洲率部大至，來了一個反包圍，董振五等軍反而陷入內外夾攻，兩面作戰的境地。戰事

持續到元月下旬，董振五支隊與奉軍戰於武功東北的大王店，兩軍對壘，奉軍以數倍之衆，三面環攻，振五軍居內線，憑戰壕固守，振五下令軍中士卒，敵人不到五十步內不許開槍，這種戰術使奉軍傷亡頗衆。

戰事持續到下午，振五感到這樣僵持不是辦法，召集幹部，指示方略，打算抽調一部分人迂迴敵後，以奇兵突襲，他站立陣中正在下達命令時，忽然一顆流彈飛來，擊中右目。戰壕中的戰士見狀，憤痛交集，跳出塹壕前衝，全體戰士跟進，一陣猛攻，將奉軍擊退，戰事結束，而振五已殞。時爲民國八年元月二十七日。

董振五名威，陝西扶風縣人，辛亥西安起義後，曹印侯率敢死軍三千餘人，駐鳳翔迎擊甘軍，董振五以扶風中學堂的學生從軍，入曹幕相助。辛亥年底，部下乘曹臥病，內訌甚烈，甘軍乘機進攻，流彈及於病室；董振五當機立斷，他先將與甘軍勾結的叛將擊斃，然後率衆出戰，將甘軍擊退。此役如果沒有董振五，則鳳翔難爲民軍所有。事定，印侯解兵柄，董亦退伍。

癸丑二次革命，曹印侯在武昌遇難繫獄，董振五由陝西趕到武昌營救，未久曹印侯以肺疾病歿西湖，董振五親至西湖迎曹靈柩以歸，葬於臨潼華山之下（印侯臨潼人）。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，由此可知振五之風誼。

袁世凱稱帝時，陸建章在陝西殺黨人甚酷，董振五約山西同志李鳴鳳發難長安，而以經略渭北自任，謀洩，同志王紹文、杜守信等二十餘人殉難。陸建章使岳維峻捕董，岳陰縱之逃，振

五糾集一班健兒，偽裝做挑柴或賣菜的，混進櫟陽，奪了守兵的槍械轉戰至渭北。這時是胡景翼俘虜陸承武的時候，振五也攻下醴泉，進圍咸陽。陸建章獻子離城東去，振五解散部衆，入華山讀書。及至陳樹藩依附北洋，與民黨爲敵，振五往從胡景翼，在張義安營任職。三原起義，振五率兵攻入會紀賢旅部，以至攻西安，守雁塔，已見前述；張義安陣亡，振五繼任先鋒營長；于總司令就職，振五改任第四路第二支隊司令。八月，副總司令張鈞自商山藍田攻零口，欲與渭北大隊會師，董振五與岳維峻自渭北南渡，破馬駒寨，打通了零口的道路。

十月胡景翼入渭南固市招撫姜宏模、李天佐，被詐陷敵。井勿幕自西安歸，繼任全軍總指揮，振五及岳維峻隨井總指揮攻興平。陳部李東材詐降，井勿幕在興平南仁村遇難，振五與岳維峻全師還三原。十二月鎮嵩軍攻張鈞於整屋，于總司令派振五等攻武功以救整屋，奉軍大至，以至陣前殉難，死年二十六歲。

民國八年四月，于總司令右任將振五事跡狀聞軍政府，追贈陸軍少將。其遺骸於九年三月歸葬扶風縣法門寺東之白龍講壇，于總司令爲撰墓誌，並綴銘語，辭曰：「勿幕不獨文，義安不獨武，後起之英，厥惟振五。大雪漫漫，周原隴隴，遺恨難忘，河山金鼓，大王村之血，白龍壇壇之廡，關西壺漿之遺民，渭北薪膽之舊部，祝英靈兮歸來，問來歸兮否否，水火深矣，哀哀三輔，碧血青山，皇天后土。」

安戰死鄂縣，董振五爲文祭之，傳誦一時，文中曰：「忽偏師兮少却，卽拊膺兮深耻，奮身兮進擊，敵壘兮尺咫，竟飲彈而殞驅兮，知讎孽之有毒，豈窮寇之勿追兮，信兵書其可讀。……旌旗兮蔽天，骸骨兮遍地，寇讎兮方張，部曲兮罔異，惟英靈其式憑兮，敢生死而有貳，雖無宣子之才能兮，願卒伯游之後事。」

東西兩路戰況激烈

陳樹藩以各省援軍相繼抵達，他欲以東、西分擊的計劃，將靖國軍一舉消滅。民國七年夏秋之間，郭堅自羌白挖地道突圍，向西路發展，佔領岐山、鳳翔、扶風、武功、興平各縣。副總司令張鈞帶着直屬支隊及第二路樊鍾秀部，自終南鎮出擊，攻下鄂縣、整屋。七年冬，北京政府的各路援軍配合陳軍發動攻勢，與靖國軍戰於乾縣、醴泉、武功之間。七年底奉軍許蘭洲部大至，配合陳軍圍張鈞、樊鍾秀於整屋，于總司令派董振五、馮毓東等四個支隊出援，攻武功之敵以救整屋，不幸董振五中彈陣亡。

鳳翔、岐山方面，亦爲北軍管金聚部配合陳軍圍攻，而甘軍陸洪濤、孔繁錦部亦參加攻擊。郭堅部兵力不支，張副總司令獲悉情況，於民國八年二月十三日毅然放棄整屋，率樊部急趨鳳翔，並會同滇軍來援的葉奎部，入鳳翔助郭堅守城。陳樹藩軍及管金聚軍持其械精彈足，日夜以大炮轟擊，鳳翔城內房舍蕩然，城堞盡毀。守軍在城內城牆根下掘洞以避炮火，陳軍在城外也於城

牆根下掘洞，埋上炸藥，轟炸城牆，守軍則在陷塌缺口處伏兵突擊，隨戰隨修。

鳳翔城中彈藥不足，張鈞在騎兵中挑選了一部分勇士，出城突襲，繞到敵後，襲擊陳軍的輜重作為補充。

乾縣方面，情況和鳳翔差不多，攻者猛攻，守者堅守。陳樹藩軍見久攻不下，下令掘地道埋炸藥轟城，又派機器局精於爆炸技術的技士劉某，攜帶地雷、黃色炸藥、發電機等器材到前方協助。

西路戰事激烈無比，而東路也不輕鬆。董振五元月底陣亡，二月上旬馮毓東、楊虎城、鄧寶珊等奉命回師三原。二月底陳樹藩自率各軍編成的聯合部隊一萬多人，由臨潼、渭南分路渡渭河，配合他渭北的駐軍，分路出擊；他自己帶領主力部隊，目標指向靖國軍總司令部的所在地三原。

于總司令處變不驚

三原在渭水之北，距省城西安不足百里，是靖國軍的根據地。如果三原有失，則靖國軍必然軍心離散，所以陳樹藩有必克之企圖，于右任有死守之決心。

可是現在的三原總司令部中，副總司令張鈞遠在鳳翔，前任全軍總指揮胡景翼被囚禁在西安，繼任的總指揮井勿幕又陣前遇害，總司令部只有于總司令和僚屬，這指揮大軍的重擔只好他自己挑了起來。

于右任「處變不驚」，他於陳軍渡河，聯絡

直軍於臨潼、渭南、蒲城時，他已令三、四兩路各支隊佈防於興市、界防、施家坡、關山、相橋、交口、雨金諸要隘，防線延長一百餘里。

陳軍渡河展開攻擊，全線戰事爆發，惟雙方兵力懸殊，「敵衆我寡」，而靖國軍的裝備補給也不能與陳軍相比，惟有靠着官兵不怕死的精神，與陳軍周旋。這時靖國軍的將領曹世英、岳維峻、程煥奎、王祥生、馬獻章、甄士仁、楊仁天、馮毓東、鄧寶珊、蔣世傑、李雲龍、楊虎城、康振邦等，均身履前線，浴血苦戰；情況危急時，陳軍一度攻到三原附近紅崖渡，三原城中清晰聽到紅崖渡的炮聲。

第五路高峻的防地也發生了戰事，由晉南渡黃河入陝的晉軍，攻下了黃河沿岸的韓城、郃陽。蒲城的陳軍張保，出兵襲擊高峻的根據地白水、澄城。幸賴高峻全軍奮勇却敵，纔維護了三原總部左翼、富平、耀縣等地無虞。

但這時陳樹藩復施離間之計，利誘靖國軍的涇原（涇陽、三原）警備司令田玉潔，田玉潔據涇陽叛變於先，另一個團長武鈞也投敵於後，這樣使軍心搖撼，岌岌若不可終日。于右任在寫給上海朋友的信上，曾說：「故人厚我，當檢我骸骨於戰場灰燼間也！」

這時是民國八年三月，上海和議於七年十一月即已開始，但北洋段祺瑞以陝西地處北方腹地，不願有革命勢力存留其間，以分裂其所統治的地盤。故指示和議代表，不承認靖國軍是民軍，堅持陝西是「剿匪區」，應列於停戰區之外。並暗電陳樹藩，令其合六省援軍之力，殲滅靖國軍

，造成既成事實，再於和議中周旋，所以纔有七年冬至八年春的慘烈戰事。

于總司令在軍書傍午，戎馬倥傯之中，猶有雅興作詩。陝西那一陣子有旱象，雨澤愆期，三月間下了一場雨，于右任在軍中寫了一首「春雨」的詩：

惘亂天償雨一犁，鐵鷹啄鳳事難齊；
相期天地存肝膽，猶見關山動鼓聲。
河漢聲流神向轉，崑崙雲厭萬峯低；
花開陌上矜柔艷，勒馬郊原路不迷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情報珍聞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定價200元

全書陸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貳佰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「時代

文摘」請撥電話五三六四

二〇六。五三六五三一